

## 替班花出气

贺彬/银川

班花媛媛嫁给村里的富二代后,还惦记着同班的二狗子。

媛媛被称为班花,可不是白叫的,一双圆圆的大眼睛,像两颗温润的葡萄,清秀水灵,俊美可爱。二狗子长得高高的、瘦瘦的,能说会道。上中学嘛,都是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的年龄,一来二去的,两个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彼此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好感,虽说没发展到恋人关系,也是“一日不见如隔三秋”的感觉了。

高中毕业,两人高考双双落榜,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二狗子家庭条件不好,不敢上门提亲,媛媛只好听从父母意见,嫁给了本村的富二代。

结婚后,媛媛对青春记忆刻骨铭心。尽管丈夫很爱她,但她心里老是觉得不称心不如意,动辄摔盆子砸碗,动辄恶言相向,动辄发无名火。但丈夫从不以牙还牙,而是大度地包容了她的一切。

二狗子呢,经常以老同学的名义,隔三岔五到媛媛家吃喝玩乐。每次来,媛媛都好酒好肉,热情招待。丈夫从来没有一句怨言。丈夫心想,宰相肚里能撑船,同学之间嘛,来就来了呗,多个朋友多条路,何必多那个心眼?

可二狗子得寸进尺,时间一长,开始悄悄向媛媛借钱,每次都说在外面做服装生意,资金周转不开,急着用现钱提货,一千、两千、三千、五千……几年下来,二狗子凭着甜言蜜语,陆陆续续从媛媛手里借走6万多元。

媛媛也不傻,似乎感知到某种潜在的危险,多次催促还钱,可二狗子每次都凭着那张三寸不烂之舌搪塞过去。媛媛的丈夫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,从未指责过媛媛。

当时,我们这帮同学还私下讨论,觉得媛媛是个“恋爱脑”,成天糊里糊涂的,都替她丈夫担心。但大家都不知道剧情会如何发展。

那年春节,我们都在媛媛家喝酒,二狗子醉醺醺地骑着一辆摩托车,从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上东倒西歪地驶进院门,摇摇晃晃把摩托车一放,得意扬扬、横冲直撞地走进屋。我们四五人喝得醉眼朦胧,媛媛在灶台前做饭。二狗子没理我们,竟然跑到媛媛跟前,趁着酒意对媛媛动手动脚。

二狗子的举动把我们几个惹恼了,大家一起上去,不由分说把他摁在地上,暴打了一顿。算是把那几年的气都出了。

后来,二狗子再不敢去媛媛家,那6万多块钱也没有着落。至今,我们还在谈论这件事。



闽宁镇的葡萄熟啦!  
资料图片 闵良摄

## 闽宁镇情思

李跻/银川

今年恰逢闽宁协作30周年,复杂的情感如春潮般涌至。

1997年7月,闽宁共建闽宁镇生态移民点,开启了山海双向奔赴的征程。从西海固走出深山的人们,一头扎进贺兰山的怀抱。当荒漠扑面而来,当炎热滚滚而至,当风沙日夜吹刮,有人开始怀疑当初的抉择。然而,为了承诺必须坚守,为了梦想必须奋斗。虽然有少数人重新跑回了西海固,但更多人留了下来。福建人民也信守承诺,带来了技术和种子。种蘑菇,种象草,种出了丰收和喜悦;种花卉,种枸杞,种葡萄,种出了鲜花和甜果。种出的幸福和甜蜜,如今都流淌在千年积淀的冲积扇平原上。

人啊,有时比大山还要倔。西海固人就这样年复一年,如韧性十足的沙棘,终于在戈壁滩上扎下了根,坚硬的石头终于开出了铿锵的“花朵”。那“花朵”是大片大片的葡萄园,向人们展示着日

子的香甜;那“花朵”是层层叠叠的绿浪,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思绪万千;那“花朵”是硕果累累的深秋,人们随意品咂着亲手栽种的葡萄,紫色精灵和红唇白齿接触的一刹那,甜蜜的滋味顷刻间迸裂出来;那“花朵”是一排排红砖瓦房亮丽夺目,一排排成荫的绿树遮风挡雨,一阵阵瓜果飘香沁人心脾,一个个产业园区欣欣向荣。

如今,闽宁镇的发展已经进入迭代更新阶段。年轻一代已经褪去父辈穷困的影子。当大学录取通知书雪片般飞来,甜美的歌声飘荡在黄河两岸,理想的种子飞扬在贺兰山巅,到处都穿梭着他们靓丽的身影。他们与远道而来的福建援宁工作者并肩作战,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,共同塑造一个崭新的闽宁镇。

天高云淡,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追光的脚步从未停歇。东西协作的强劲春风,吹绿了贺兰山下的荒漠戈壁,映照着山海共情、同赴辉煌的大美时光。

## 苜蓿菜

何雯菁/固原

惊蛰过后,气温回升,沉睡了一冬的苜蓿经过几场春雨,如春笋般长出肥嫩新芽,正是掐苜蓿芽的好时节。

我的老家在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一个偏远的小山村,那里有一大片苜蓿地。小时候,每年开春,我们都会扔下书包,拿起小刀,挎上竹篮,吆喝上小伙伴,一路说说笑笑,来到苜蓿地。在醉人的春风中,大家有说有笑,快乐无比地掐着苜蓿芽。调皮捣蛋的男孩,往往会从女孩的篮子里偷抓一把放进自己的柳条筐里。女孩自然不肯,追着他们满山跑,追不上就哭鼻子。当西边天空只剩下一抹晚霞时,大家的篮子、筐子都盛满了,吵的不吵了,闹的不闹了,哭的也不哭了,重新说说笑笑回家,笑声在山间格外响亮。

苜蓿芽的吃法有很多种,最常见的有三种:凉拌、燕麦饭、做绿面。妈妈是做苜蓿菜的好手,苜蓿芽掐回来后,妈妈连夜把杂物挑拣出来淘洗干净备用。第二天一大早,妈妈把水烧开,然后把苜蓿芽下到锅里。火候很有讲究,不能煮得太烂。捞出来把水沥干,放点葱

花,调好调料,再用陈醋搅拌均匀,一道凉拌苜蓿菜喷香上桌。

当然,妈妈还会做凉拌三丝,就是把煮熟的首蓿芽、胡萝卜丝、土豆丝拌到一起,红、白、绿三种色彩搭配,色香味俱全,别有一番风味。

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妈妈用苜蓿芽和面擀出的绿面。

苜蓿芽要煮烂,入面后不停地揉,直到面和芽菜完全融合到一起。煮熟后的面条葱绿筋道,倒上家乡的香醋,再加几勺鲜红的油泼辣子,清滑爽口,十分过瘾。每次吃苜蓿面时,我往往能多吃一碗,吃得肚子溜圆,撑得难受,还觉得意犹未尽。

前两天,妈妈请叔叔给我带来一些苜蓿芽,虽然有些蔫了,味道仍然是那个熟悉的味道。

“朝旭上团团,照见先生盘。盘中何所有,苜蓿长阑干。”这是唐朝薛令之的诗,描述了他在担任太子左庶子时的清贫生活。1000多年后的今天,在春天来临之际,我们能吃到苜蓿菜,却是无比幸福的事。